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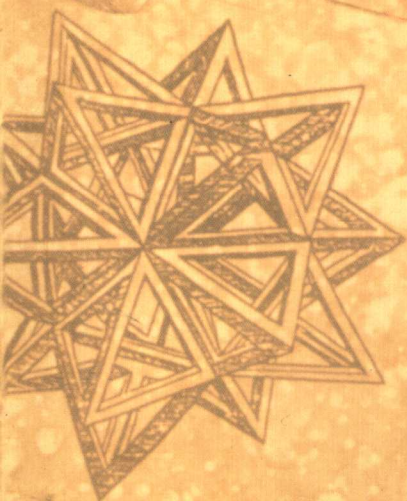
萧默 主编
王贵祥 副主编

建筑艺术与文化系列读本
Idea of Architecture

第二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建筑意



TU
X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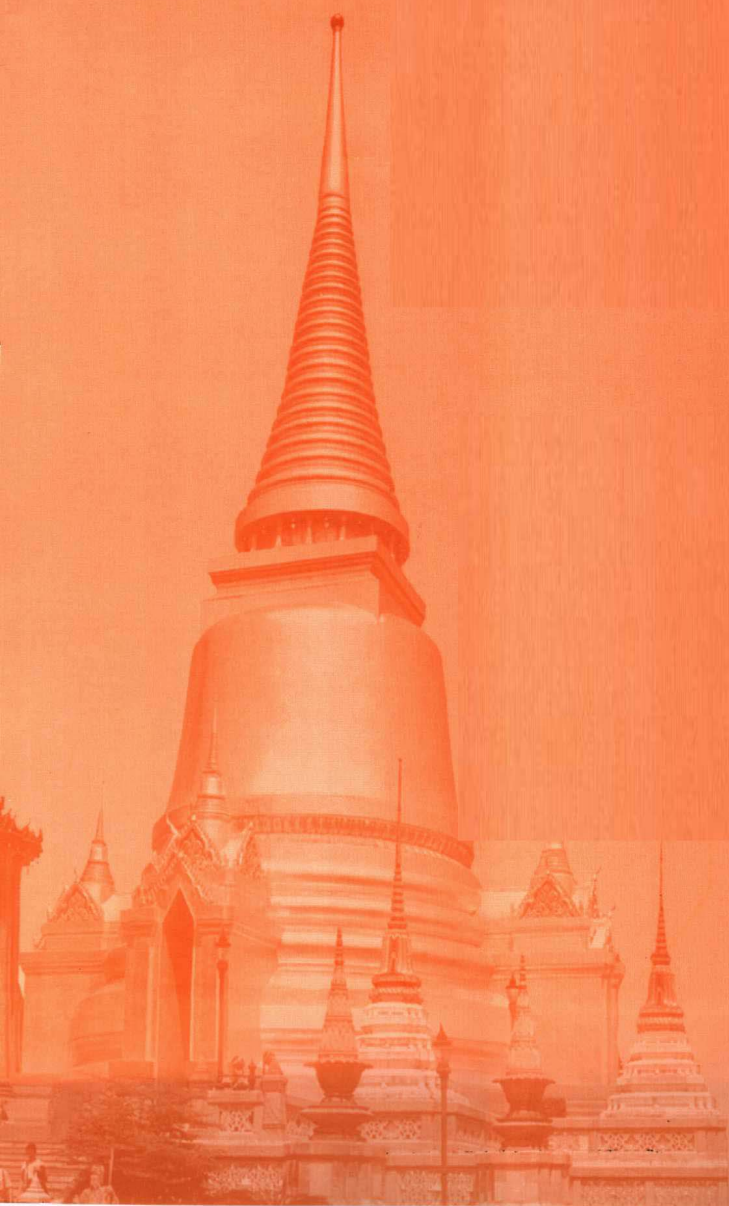
Idea of Architecture
建筑艺术与文化系列读本·第二辑

建筑意

王贵祥 副主编
萧默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意/萧默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建筑艺术与文化系列读本·第二辑)

ISBN 7-300-04907-9/J·52

I.建…

II.萧…

III.建筑艺术-作品-评价-世界

IV.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222 号



建筑艺术与文化系列读本·第二辑

建筑意

萧默主编 王贵祥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5351(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375

字 数 100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策 划:

时空意匠艺术工作室

协 办: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FAR2000 网站

ABBS 网站

顾 问:

吴良镛 周干峙

编 委:

王 东

韦有修

吕品晶

刑同和

陈衍庆

高介华

傅熹年

王 军

卢正刚

刘骁纯

罗哲文

莫天伟

曹 扬

王其亨

邝劲松

吴焕加

张锦秋

秦佑国

程泰宁

主 编:

萧 默

副 主 编:

王贵祥

关于本书

建筑同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是一种更具实体感和空间感的艺术形式，其中自蕴有深意，就如同“诗意”、“画意”一样。本书侧重于建筑文化、建筑艺术和建筑历史层面，介绍世界建筑艺术精品，评鉴历史与现状，探讨创作与理论。本书集人文性、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充分揭示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萧 默：

1938年生，湖南衡阳人，1961年清华大学毕业，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主要从事建筑艺术研究，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获中国图书奖）、《敦煌建筑研究》、《萧默建筑艺术论集》、《中国建筑史》、《世界建筑》和大学美育教材《文化纪念碑的风采——建筑艺术历史与审美》等专著。

王贵祥：

1950年生，河北博野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及教学。著有《文化、空间图式及东西方建筑空间》、《中国建筑艺术史》（合著）等专著，曾主持或参加北京世界公园总体规划，深圳世界之窗日本园、印度园及欧风街等规划和建筑设计项目多种。

策划编辑：郝明慧

责任编辑：李 强

版式设计：林 立

封面设计：守望者艺术设计工作室

张志伟 + 郝 旭

目 录

目 录

文物建筑保护

向拆房者宣战 【法】维克多·雨果 【法】华新民 译\1

抢救北京古都风貌 山岗\14

“整旧如旧”的话语重释应慎之又慎 王贵祥\18

现代化进程中文物建筑保护的步步为营 博野\25

传统民居与新民居

院落住宅的起源和北京四合院 朱晓春\32

傣族新民居探索札记 朱良文\47

世界博览会

从巴塞罗那德国馆谈现代主义建筑运动 思意\54

塞维利亚日本馆的启示——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 冯萍\65

关注伊拉克

人类光辉的一页——古代两河流域建筑散记 吕舟\77

11A451/03

天竺游踪

皈依佛祖——阿育王石柱和桑奇大塔 刘楚阳 \ 90

雕刻的建筑——几座早期印度教神庙 刘楚阳 \ 110

景观建筑创作

景观建筑的场所精神——沙家浜红石村旅游建筑群的创作 余压芳 \ 124

理论探索

夜谭录（之三）——“表现”与“抽象” 萧默 \ 132

夜谭录（之四）——建筑艺术语言 萧默 \ 138

邮票中的建筑

邮票中的建筑——几座山地佛寺 司马台 \ 148

建筑随笔

重返劈柴胡同 【法】华新民 \ 159

说说“空儿”和“绿色” 杨永生 \ 169

为“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平反 杨永生 \ 174

没有校门的学校——韩国大学景观 孙崇涛 \ 176

编后及稿约

编后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章 萧默 \ 182

稿约 时空意匠工作室 \ 187

Idea of Architecture

2003 — Vol.2

Historic Architecture Preservation

War Declare to the House Demolisher

by Victor Hugo (France) Translated by Hua Xinmin (France)

Save Old Beijing Appearance

by Shan Gang

Reexplain the Discourse of "Restore the Old as it would been" Should
be Gingerliness

by Wang Guixiang

Consolidation at Every Step on Historic Architecture Preservation in
Modernization Process

by Bo Ye

Traditional House and New Folk House

Origination of Courtyard House & Beijing Courtyard

by Zhu Xiaochun

Notes of New Dai Minority Group House

by Zhu Liangwen

World Expo

Modernism Movement from German Pavilion of Barcelona Interna-
tional Fair

by Si Yi

Revelation of Tadao Ando's Japan Pavilion in Sevilla, Expo 1992: the
We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Mingled with the East

by Feng Ping

Focus on Iraq

a Splendid Page: Sidelights on Ancient Fertile Crescent Architec-
tures

by Lu Zhou

Trace of Journey in India

Be Converted to Buddha: The King Asoka Stone Pillar & Great Stupa
of Sanchi by Liu Chuyang

Sculptural Architectures: Some Early Hinduism Fanes

by Liu Chuya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The Genius Loci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reation of Sha-Jiapang
Red-Stone Village Tour Complex by Yu Yafang

Exploration of Theory

Night Conversation on Idea of Architecture (No.3): Represent/Express
and Abstract by Xiao Mo

Night Conversation on Idea of Architecture (No.4): Architectural Art
Language by Xiao Mo

Buildings in Stamps

Upland Buddha Temples by Sima Tai

Architectural Prose

Back to Pichai Hutong by Hua Xinmin (France)

Vacancy and Green by Yang Yongsheng

Justification for "Give Attention to All the Time, be Propitious to the
New and the Old" by Yang Yongsheng

The School without Gate: Korea Universities by Sun Chongtao

Editorial and Call Paper

After Edit: Which Paper is Welcome by Xiao Mo

Call Paper by Workshop on the Idea of Time & Space

向拆房者宣战

〔法〕维克多·雨果（写于1832年3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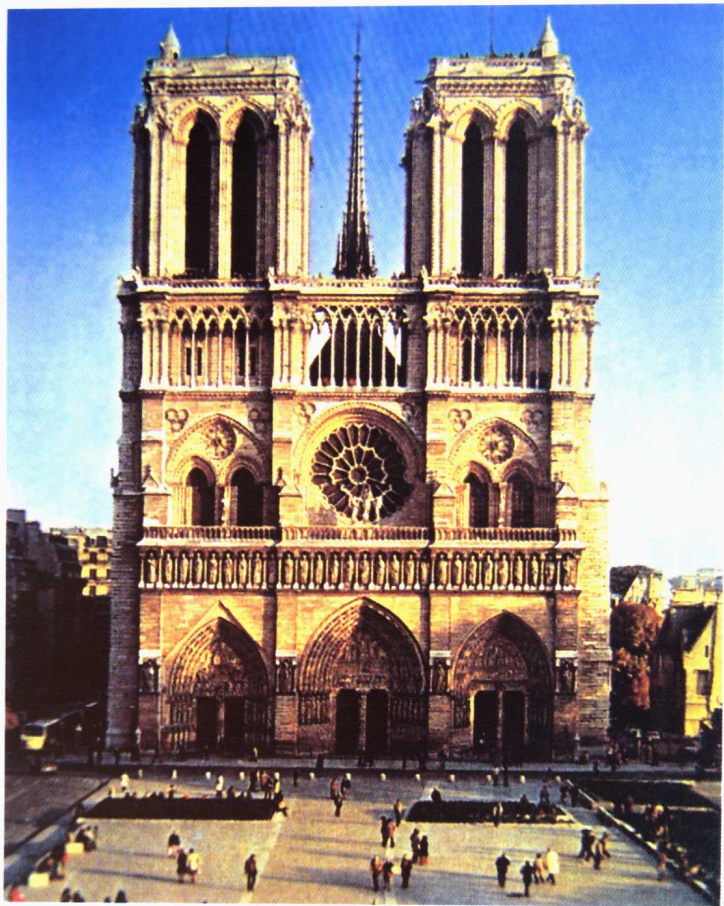
〔法〕华新民译

我过去曾写过一篇题为《有关法国文物建筑的摧毁》的文章，最近被很偶然地登在今年的一份新年刊物上，但印刷时出了很多错误。之后转载在一些销量较大的杂志和报纸上时，可惜又重复了这些扭曲了原意的错误。在这篇写于1825年的文章里，我抨击了近年来在法国各地对文物建筑的摧毁，并承诺日后将在有关和无关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今天便是要实现这个诺言了。

我在这里想说，并想大声说的，就是这种对老法国的摧毁，在被我们于王朝复辟时期多次揭发以后，仍然在进行着，而且日益疯狂和野蛮，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自从七月革命以来，借着民主，社会上有了不少无知和野蛮的表现。在许多地方，区镇一级的权力从不会写字的乡绅手里转移到了不会认字的农民手里，整整又降了一个层次。而在我们等待这些勇敢的人学会拼读之前，他们已经在掌握着权力了。同时，过去那种行政管理系统，即中央集权制，也即自市镇长至副省长、省长至部长的这么一套上下级制度，已经显示了它所导致的弊端，现在则变得更加严重了。

这套被万人欣赏的体制之弊端反映在各个方面，但我们在此只想提及关系到文物建筑的一方面，而且仅可能点到为止，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是写几十部书也说不完的。

目前在法国，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省县，没有一



巴黎圣母院

个区镇，不在摧毁某一座文物建筑。或者正计谋着，或者刚刚动手，或者已经完成。这有时是被中央政府批准的，有时是被地方政府批准且被中央政府支持的，也有时是个人的行为，但地方政府知情并且予以放行。

我们说这些是因为心里有数，知道不会有错。我们想唤醒每一个曾为了艺术或考古在法国境内出游过的人的意识，无论他去过什么

地方：现在每一天都有法国的一点历史被抹去，随着曾记载过它的石头而去。每一天，都有几个字母从那本表示我们珍贵传统的书籍中隐没。在不久的将来，当所有的废墟聚成一个大的废墟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与那位特洛伊人一道喊出：“……Fuit Iliumet ingens Gloria”（这里曾有过伟大的光荣）了。

作为实例，我想引用一段我收到的一封信，是从堆积如山的类似资料里拿来的。我虽然不认识寄信的人，但可从信里看出这是一个趣味优雅和有感情的人，并且我非常感谢这封信。我不愿意辜负每一个揭发不公和有损公益的荒谬事件的人，我只是遗憾自己的影响力太小。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希望读者能意识到其所述绝不是个例，而仅

是数千事例中的一起，它代表一个正普遍在法国发生着的事实：对老法国文物建筑全面的不间断的摧毁。

先生：

……去年9月，我回了一趟罗安镇，我的老家。已经几年没有回去了，所以刚一到就在镇上转了转……走到中心广场我却惊住了，抬头去看古老的路易乌特梅塔楼时，竟发现它的周围都是梯子、撬棍和种种用于拆房的工具。顿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痛。我正在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梯子和铁镐时，忽然看到了Th先生，这是一个朴实而且受过不少教育的人，有文学修养并爱好艺术和科学。我把我当时那痛苦的感受告诉了他。他说他和我一样，并说他是上届镇议会惟一留下的成员，也是惟一反对拆塔楼的人，虽尽全力但没有成功，怎么讲道理也不成。那些新的议员以压倒多数否决了他。而且，由于他在替这座无辜的塔楼说情时表现得比较激动，还被称做是卡洛斯党人。他说那些人认为这个塔楼代表封建社会，表决时甚至全场欢呼，之后镇里还给了承包拆除工程的人几千法郎，兼奉送原建筑材料。这就是为这宗谋杀案付出的价钱，一宗真正的谋杀案！Th先生还指给我看旁边墙上的一张黄色告示，上面用很大的字写着：“路易乌特梅塔楼将被拆除。特此通知公众……”等等。

拆这座仅占几平方米土地的塔楼是为了扩大旁边露天市场的面积，这本来是可以牺牲一所普通民宅来解决的，而且花的钱不见得高于给上述承包商的价钱，但他们却更乐于消灭这座塔楼。我为故乡人感到羞耻，我想沉痛地告诉他们：这里曾拥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文物建筑，这座路易第四时代的塔楼是法国最后一座与皇族第二支系有关的建筑了。当破坏文物的

行径到了这种地步时，如果有一天谁把某一座11世纪的天主教堂拆了变成粮仓，也是不会再令人吃惊的了。

1832年2月14日自查罗维尔市

这一类事情令人百感交集。

首先，这是不是一场闹剧呢？想想看，就这么十几个镇议员坐在一起，便宣判了路易乌特梅塔楼的死刑！他们就这么坐成一圈，也许还坐在桌子上，跷着腿，穿着拖鞋，像土耳其人那样。再听听他们讲了些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好像他们15年来从乡村教师那里勉强听来的种种宪法条文全没有白听。他们竭力相帮，他们头头是道：这一位是为了打倒封建，那一位是为了不愿再想起中世纪需要交给教堂的那笔税务，或者为它付出的重体力劳动，或者是为了忘掉用棍子搅水以制止青蛙喧闹的农奴形象或那个时代领主的初夜权，等等，这个了那个了，总之全说到了。总之，路易乌特梅塔楼被宣判了死刑。

想像一下那个仿佛在法庭受审的可怜人的处境吧，那个惟一代表着科学、艺术、优雅趣味和历史的人，想像一下他在被全场一致挤对时那种受欺负的样子吧！听听他是如何腼腆地为那座令人敬慕的文物建筑辩护了几声，又看看他如何受到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和劈头盖脸的辱骂。那些人称他为卡洛斯党人，或者叫卡洛斯派。可现在我们又该怎样回敬呢？已经完了，事情已经了结了。这座“野蛮时代的建筑物”的拆除已经在场情绪高昂的表决中不可逆转地决定了，就听听那些镇议员在向路易乌特梅塔楼冲锋陷阵时是如何欢呼的吧！

无论到哪儿，哈布雷特及奥卡特也不会找得着更滑稽的面孔、更可笑的一面和更欢快的外形了，他们尽可以用

煤块儿（把这些面孔）画到酒吧的墙上或写进蛤蟆争斗记的篇章里去。

好吧，让他们笑去吧。可是正当这伙人仍聚在一起呜拉乱叫的时候，这座古老的塔楼，这座一直都屹然不动的塔楼，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根基在颤抖，突然有拆房者从窗户里、从门里、从墙上的枪眼里、从天窗上、从天沟里、从各个方向涌出来了，仿佛一群扑到死尸上的虫子。这边有蚜虫刺它，那边有臭虫嚼它。于是可怜的塔楼就开始倒下来了，一块砖一块砖地倒下来，掉到路上的雕刻被摔得粉碎，碎渣溅在旁边的房子上。它的腹部被开膛，它的侧面出现缺口。而那些没用的布尔乔亚在从这里路过时，仅仅是感到奇怪，不明白塔楼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绳子、滑轮和梯子，那是英国军队或勃艮第军队入侵时也没有见过的景象。

就这样，这座几乎与罗马贝帕克斯塔楼同时代的路易乌特梅塔楼被推倒了，它没有毁于弩炮和投石器，没有毁于雷电和战争，没有毁于天火和人火，却栽到了19世纪那几个极小的小人手里，只是几乎偶然地在一张纸上划过的一根鹅毛笔便定了乾坤。握在第二十级议会议员手中的一根凶恶的鹅毛笔，一根只会写错别字的鹅毛笔，一根在种种文件上很少签字只会画叉的鹅毛笔！

塔楼被拆毁了，一切都结束了！镇政府还给了钱！贼偷窃了镇上的皇冠，他们还把钱付给了贼！如何找得到形容词来形容这种事情呢？

而且我们要强调，为了令人印象深刻还要重复地强调：在罗安镇发生的事件绝不是个别孤立的。就在我们正写此文的时候，法国到处都在出现类似的情况。有大的有小的，有多的有少的，可到处都在破坏文物。我们以及比我们更重要的作家已开始给它们列出了一张清单，却写也写不到头，只可能再往下写，却不可能打上句号。刚才讲到的是

一个镇的壮举，另外还有那位为给麦田划界而非要把史前立石挪走的乡长，还有那位把所在教堂连刷带刮的主教，还有那位为突出自己客厅的窗户而拆了一座14世纪的修道院的省长，还有那位为扩大试炮场而削掉了一座1460年的隐修院的炮手，还有那位把蒂奥德巴的石棺用做猪食槽的镇长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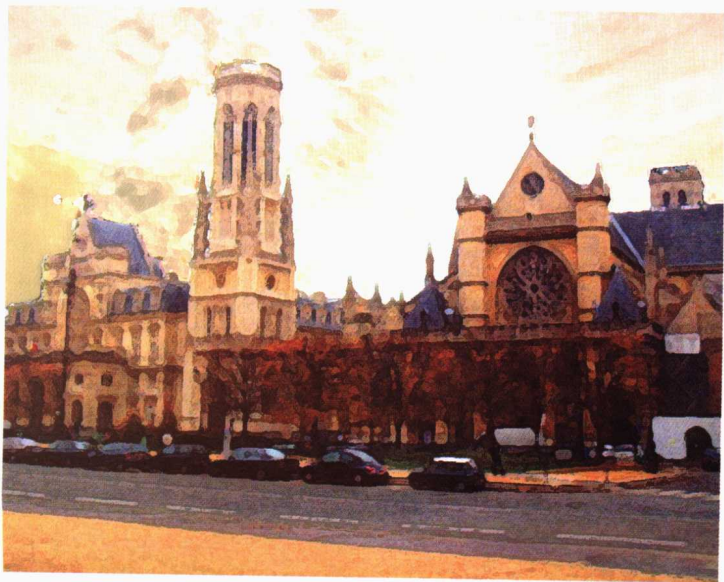
我们本可以点出这些人的名字，但出于怜悯，还是替他们保密为好。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以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懂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吧！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倒不如把这些工人分成两拨，让每拨各挖一个大坑，然后把对方挖出的土填进自己挖的坑里，最后请付给他们报酬。这总算是一个好主意，我宁愿看到无效也不愿看到为害。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地见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他当然赚了很多的钱。我们美丽的老巴黎已经所剩不多了，可他每天仍在拆下去。我知道破坏文物者把巴黎圣母院粉刷得不像样子，知道他擅自破坏了法院的塔楼，知道他拆掉了圣玛哥鲁尔教堂和雅各宾隐修院，知道他截去了圣诺曼德佩教堂上的大部分尖顶。……破坏文物者有他自己的报纸和帮凶，有自己的学校和讲座，有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一大套道理。

破坏文物者有站在他一边的布尔乔亚。破坏文物者吃得很好，很有钱，还很傲慢。他几乎是博学的，作风是古典派的，他逻辑性很强也很会理论，他快活又有权势，在需要时也会显得很和蔼，他口才很好并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与艺术的资助者对着干。他好像很爱护有才华的年轻一辈，他担任教师，他颁发建筑设计大奖，他派学生到罗马留学。他是议员，是他把英格尔斯拒之门外再雇其他什么人给议会厅做壁画。他身上有绣花边的衣服，佩着短剑并穿着法国式的短裤。他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他经常去皇宫，他与皇帝挽着胳膊在街上散步，还在皇帝耳边吹吹他的种种计划。你们大概已经在哪儿见过他了……

听说破坏文物者要拆掉那座古老、不可再生的圣日曼奥斯罗教堂。破坏文物者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修一条特别大特别大的街穿过巴黎，一条四公里长的大街！这一路上会有多少建筑要遭殃！除了有圣日曼奥斯罗教堂，可能还有圣雅克布申塔楼。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要修成的大街可是四公里长啊，有多么漂亮啊！要自卢浮宫一条线直通托尔纳围墙，这样从街的这头便可以直接遥望卢浮宫的正



圣日曼奥斯罗教堂
和圣雅克布申塔楼